

山野寻趣

刘先平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山野寻趣

刘先平 著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山野寻趣

刘先平 著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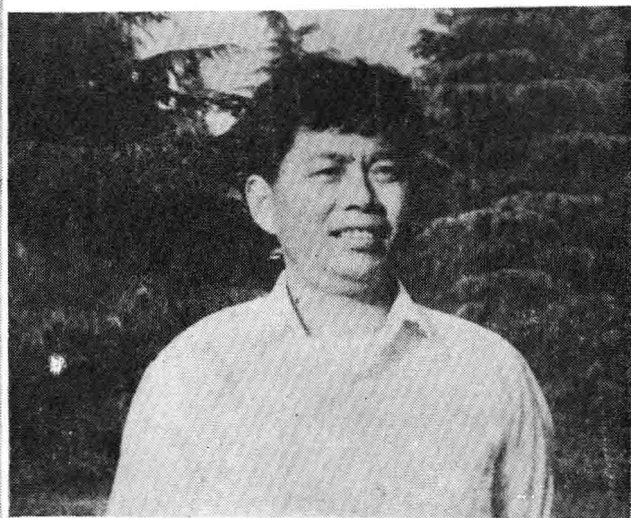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7万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,000

ISBN 7-5397-0030-0/I·5

统一书号：10380·53 定价：1.75元



你会在每片绿叶中，
看到生命的跳跃；
你会在每条小溪中，
听到动人的歌唱；
你会在每座山峰，
发现一片新的世界。

—刘先平

内容介绍

作者用他在神奇、美妙的大自然中采撷的晶莹剔透、绚丽花朵，和着真挚的感情编织成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的花环。

作品对大自然的涉及面十分广阔。从海南的胶林风光，到川西的苍苍林莽；从黄山的珍禽异兽，到海南岛的奇花异果，作品都有精采描写。打开这本集子，少年朋友们将会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。这里有国宝大熊猫的踪迹，有长臂猿的身影，有壮美的虎跃，有惊心动魄的鸟战……除此之外，还有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奇观、傣族人民多彩多姿的风情……而所有这一切，多是作者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和亲身经历的，因之，读来亲切、自然、真实、可信。作者在向少年朋友们展示这只大自然万花筒的同时，并没有忘记介绍在创造、保护大自然生态平衡中建立不朽功勋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们，正是由于他们辛勤的劳动，才使得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摇篮焕发出奇异的光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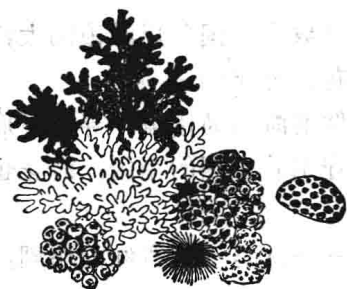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具有文学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作品。读后，少年朋友们将会深刻理解：

对大自然无动于衷的人，他不会热爱生活，更不会热爱生命！

谁的心中没有故乡的山川，就不会热爱故乡，更不会热爱祖国！

目 录

南海花.....	1
孤岛猿影.....	10
黄山山乐鸟.....	20
流乳的神树奇木.....	31
金丝燕，你在哪里？.....	44
燕喃空谷.....	52
飘浮在零丁洋上的猴岛.....	58
鸟战风云录.....	67
黄山绿珠.....	76
为虎添翼的人.....	86
捕鸟时节.....	96
清清回水湾.....	112
咕里咕，咕里咕.....	120
赞美水和森林的节日.....	125
结在树干上的果.....	146
高山营地.....	173
寻踪觅迹.....	185
杜鹃花下的爱.....	203
塔里木河漂流记.....	225
热爱祖国的每一片绿叶(代后记).....	239



南海花

未见到南海之前，我却看到了在它万顷碧波中盛开的海花——瑰丽而奇特。

那是十多年前的春节，在南海舰队服役的弟弟带回了一箱礼物。解开了层层包裹，霎时映得低矮黑暗的小房满室生辉：

“啊！珊瑚！”

在一片惊叹声中，它们朵朵放光焕彩：

白的，玉石般晶莹；

绿的，翠生得如四月的茶尖；

红的，艳得象七月的晚霞。

那姿态，有似花鹿头上俊美的茸角，也有象迎风盛开的绿菊，更有一架纤细的枝条上，顶着繁星般的花蕾，茂盛得如一丛野丁香……

它们有花的色彩，花的风姿。有种象牙红，在褐色光滑的枝

干上，没有一片绿叶，顶端却挺立出红灼灼雕塑出一般的花。虽然没有风中摇曳的潇洒，然而玉肌莹骨、玲珑剔透得高雅、庄重。

它不生长在山谷、溪边，而是开放在南国狂风激浪的大洋。

难怪人们称它们南海花、海石花、海树……

我们连忙找来了地图，在阔叶似的海南岛南端，寻到了鹿回头岭下的榆林港……。他就在那里守卫着祖国的南疆，海花也就开放在战士的脚边。

以后，它四季盛开在我的案头——这是一朵殷红的珊瑚，茸角般的枝干上，怒放出无数洁白的花蕊。

它为我逆境中灰色的生活闪出了一丝光彩，使麻木的神经开始了思索、遐想……惊叹那大海中小小的精灵——珊瑚虫，居然塑造出如此多姿的形象。可是，那蔚蓝色的海水，为何能将珊瑚染出如许丰富的色彩？瓷器的泥胎要经过窑火的烧炼，山川鱼虫才会光彩照人，栩栩欲动；难道南海的水，也有那么高的热量……我时常被诱惑着，向往着去探索大海的颜色……

今年一月，从隆冬的北国到了海南岛之后，我没有去海口工艺厂参观加工珊瑚，而是扑向鹿回头，去海滨寻访花的世界。

三亚象是海浪冲上沙滩的一线银迹——街道上似乎没有一棵绿树，只有逶迤几里路长的两排白色的建筑物，但市场上却摆满花皮红瓤的西瓜，熟了的香蕉，硕大的椰子，水灵的西红柿……把热带绚丽的色彩藏在深处。同行的小叶说：现在是三亚最寒冷的季节。但在中午的烈日下行走，只穿一件衬衣，还是热得头上冒汗。我们仍然一个劲地向鹿回头岭下的海边跑去。

碧蓝碧蓝的海，以无边无际的波涛迎接了我们。浪花象是飘悠在天际的白云，它壮阔得把天地统统溶入了胸怀。闪亮的沙滩，犹如银色的项链。而茂密的椰林，风中飘动的凤尾般的椰叶，就象嵌在项链上的翡翠宝石。面对这雄伟的大海，秀丽的海岸，难

怪连骄傲的鹿也无限眷恋、不忍离去——化作一座高高的山岭，日日夜夜仰首注目着大海风云的变幻，倾听惊天动地的涛声。

沙滩上第一个跳入我们眼帘的，是珊瑚！是的，它多得俯拾皆是。有大得一个人搬不起的，也有小得象个萝卜头。它们你推我搡地积压在一起，全部泛着白色的光。我们拾起一个又一个，但最后，却都丧气地扔掉了。它们没有光泽，象是死鱼的眼珠那样；它们没有花的风采，全被沙浪淘得圆不愣兜。

海风紧一阵慢一阵地吹着，海浪却只管使劲地向沙滩上扑来。

椰林边走过来一位孩子，光赤的脚，在沙上扑达扑达地印下一串窝窝。白背心把他的皮肤衬得象黑釉一般。两只挺神的眼睛，象吐鲁番的葡萄晶亮晶亮的。左手提着一串长了很多触须的鱼，右手拿了根长钩。不用问，他正在猎海。

我问他的猎物叫什么鱼？他却只是骨碌着两颗小葡萄，打量着我和脚下的一堆珊瑚。我以为他是听不懂我的话，因为海南岛的方言很复杂，而我的“普通话”中又总夹着很多乡音。正想解释，他却指着脚下的珊瑚用海南“普通话”说：

“叔叔，这是风浪打上来的珊瑚礁，只能烧石灰。要采海花，得钻到海底！”

好机灵的小家伙！真是双猎人的眼睛！他从我的衣着和外地口音已看透了 my 尴尬和失望。

“在海里能看见？”

“能的，怎么不能？”

尽管不知南海的深浅，但我这样身材魁梧的大汉，在一个孩子面前，还不愿露出一丝一毫的犹豫；因而，随手脱掉了衣服。小家伙却扑哧笑出了声“嘻嘻！”露出一口糯米般的白牙，随即又用提鱼的手掩住了嘴——不知是觉得不太礼貌，还是怕我难看。

“这样下水，海水要腌疼眼睛的。”他又用那只拿着长钩的手一指，“天晚了，明天上午八点钟你来，我等你。”

太阳悬在西边海面上，远海已一片金光灿烂，耀起无数的亮斑，似是浩大的鱼群挤得脊背出水，万头攒动。逆光的椰林，如一系列剪影横列在伸出的海岬上。

“你明天不上课？”

“嘻嘻。你忘了，明天是星期天。”

我怀着新的希望走了。但不禁又狐疑起来：他有什么办法使我在海水里睁开眼，看那神奇的水晶世界，而又不被咸水刺痛呢……

第二天，我还是怀着新的希望来了。越是接近海滩，心里越是不安起来：海滩上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灰色的礁石和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沙粒，连一条小船也没有！我有点为自己的孩子气好笑，他只不过是十一、二岁的孩子，而且又是偶然相遇，对我不承担任何义务……或许是他昨天辛苦了，还贪凉赖在床上吧？

“叔叔，我等你大半天了！”

我吓了一跳——身后礁石缝里冒出了他的小脑袋，黧黑脸上，两颗葡萄闪着狡黠、调皮的光，瞅得我的脸都红了。他放在石缝边的小铁桶，已有一半装着灰白色的砣砣；乍看，以为是珊瑚礁，细看，隐隐现出似蚌壳的形态。

“这是牡蛎，味道才鲜哩！嫩得到嘴里咕噜一下，就滑到肚里！”他脖子一伸，做了个真象是牡蛎已落到肚里的滑稽相。

貌不惊人的“石砣”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牡蛎！我不禁刮目相待，连忙拾起一个在手里端详：这才发现，在那层保护质外，还有荷叶边向上翻起，闪耀着紫莹莹珍珠般的光泽……

“我们这边海滩的牡蛎是出名的肥嫩，又多。只要舍得出力气，就有收获。”他边说边收拾东西。看我眼睛只在礁石上搜寻，又说：“快走吧！海边的宝多哩！海螺，龙虾，长珍珠的贝壳

……你看不完的。”

但我还是没找到牡蛎。他往回走了两步，指了指嶙峋的礁石中有罅隙的地方，我才发现它确实有些特别之处，伸手就去扳，但却象被火烫了一样。手指已割开了一个口子，鲜血立即淌了出来。

“嘻嘻！”他又笑了起来，随手用刀在石上一刮，那个牡蛎已在手中了。大约是见到了我手上的血。“放进海水洗一下，管消毒！”

我真的照办了，但海水腌得伤口火辣辣地痛。我忽然抓起他的手——那是一双和他年龄异常不相称的手，粗糙、茧子鼓起、新伤旧痕纵横交错。而他，却极不情愿地一甩手，领着我向前走

去。

“就在这里！”他放下了铁桶。

这是一处礁石稍平的岸，但是船和潜水用具呢？他在石隙里找出了两把铁撬棍，两副潜水镜。看着我迷惘的神情，他先戴起一副小潜水镜——橡皮面罩上嵌了块凸出的圆镜——说：

“吸气，它就贴在脸上不得掉了。再后，一丝儿气也不能出，一出气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叔叔，你先在浅水里试试。”

我如法炮制。几只鱼虾在前面摆动着优美的身姿，哈哈！蓝色的海水竟是透明的……得意忘形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——潜水镜掉了，我呛了几口又咸又苦的海水，鼻子酸辣得连眼也睁不开了……他倒好，笑得弯腰抱肚子。但呛了几口水后，我终于逐渐适应了。

“我头次下海，被呛得睡在沙滩上半天不能动。妈妈要去抱我，爸爸不让，说：‘大海的宝库只向勇敢的人开门。’”如果说吐鲁番的葡萄盛的是盆地的雨露，那么，他在说这话时，眼里只有大海，悠远、深邃。我的心头被什么撞击了一下，在孩子的脸上搜寻起来；而他却递了根撬棍给我，说：

“跟着我，先下去看看！”

我小心翼翼地在水里走着，脚下的礁石象刀一样锋利，但我却不好意思将脚提出看一看。抬头见到他是那样自如轻快地在海水中跋涉，我也连忙摆正脚步，再也不愿歪歪咧咧如履刀丛了。

“前面就是深水了，当心！”

刚戴好了潜水镜，脚下一空，就沉到了水里。原来是个陡壁。我连忙潜游，几条小鱼吓得象箭一样飞走，嗨，三四条色彩斑斓、长着横纹的神仙鱼却迎面游来，迎接两位不速之客。海底不是平坦的，倒是峰峦起伏的山岗。海洋植物拖着长长的花裙，摆动着腰肢。孩子领着我游进一条沟谷，两边危崖峭壁，象是黄山奇峰怪石的缩影。耳膜被海水压得又胀又疼，不敢再深潜了。游到近处，才看到它们原来都是怒放的海花！在海水中，它们色彩奇异，摇曳多姿，披了层只有盛开的花朵才有的绒绒细毫——啊！他们生长在海底的原野，大海赋给了它们生命，生活的色彩才鲜明灿烂！

我们出海透了口气。他赶紧说：

“叔叔，挑最美的采！”

但我却被这玉树琼花的世界迷住了，这朵美，那朵更美……尤其被那繁多的小小珊瑚虫所吸引，想看看它们是在怎样进行生活的创造。直至感到气闷得难受，才急忙用撬棍去采那朵绿茵茵、一盘葵花似的海花。谁知撬棍刚插进去，那里却伸出了几条火一样的长鞭须，一个长犁尖……好一只耀武扬威的虾将军！竟有一尺多长！慌得我手脚失措，气又憋得胸口象压了块石头……

出了水，我向他说了事情的原委。他大声地说：

“那是龙虾。当心它的长鞭子抽人！今天我们没带有倒钩刺的长针——要一下刺中它最软的眼窝，才能拖上来制成漂亮的标本。你没采到海花？”

看见他手里托着一架珊瑚，我急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弓

身又潜到海里。

又是一次出海透气的当儿。我对他说，见到了一棵黑亮亮的小树。他一下瞪圆了眼，拉起我就向海里潜。上来后，笑得没鼻子没眼的，说是我走运，碰到了难得的黑角珊瑚。它又称海树，坚硬无比，真象乌金。除了药用，还可加工成各种名贵的工艺品。珊瑚的品种可多呢……

上了岸，巡视一下我们的收获：那海花的多姿，激得我涌起满腔的喜悦。但再看它们那粘乎乎、灰土土的颜色，又难以压抑住心头泛起的失望——为什么一离开大海，它们就失去了光彩？

“叔叔，你一定知道，这是珊瑚虫外层分泌出来的钙质堆成的。老师说过：珊瑚属腔肠动物，和你们北方蚂蝗一样，都是水螅型。我们刚采的这些，上面还粘着好多珊瑚虫，清水泡泡、冲冲，它就会象朝霞照耀大海了！”

我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见到在文学作品中被歌颂的红珊瑚？他说：“地中海有。那是由珊瑚虫中胶层形成的骨骼。我国台湾出产桃色珊瑚。就凭这个名儿，你就能想得出它的漂亮！台湾岛比我们海南还要大，我在地图上量过。”

虽然我从书本上了解过这些知识，但却极愿意听面前这位小老师的讲解——使我看到八十年代南国海边孩子的风貌，看到科学文化的被尊重。历史上，三亚所在的崖县，历来是被当作荒远极地，称之为“天涯海角”。仅唐宋两代，就将六位宰相流放到这里。解放后，很多有志青年来到海岛，用青春向边疆各族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种子。昨天，我还听说过三亚中学有位梁启圣老师，二十多年来，远离在南京的妻女，呕心沥血地耕耘在这块土地上；而且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，帮助学生，收养了孤儿（学生）。他也是位勇敢的人……

我相信他说的。只要冲洗掉它表面的一层污垢，海花鲜美的色彩一定会熠熠发光。它和玉石一样，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开掘出

美玉；还要识宝人慧眼别璞、辛勤雕琢。

是的，从“珊瑚”两字的形旁看来，古人早已将它列入玉类——大自然的珍品；也由此引申为人世间的珍品。所以古籍中有部汇编历代书画杰作著录的作品，其名就叫《珊瑚网》。还有部内容相似的书，书名更有意思：《铁网珊瑚》——用铁网兜住，那是难以遗漏和走脱的。汉语中也有将收罗了一切有才学的人，用词汇“珊瑚在网”表示，这是用珊瑚比喻人才的。

快要分手时，他却执意要将所有的收获归我。其实，这多是他这位海猎手的功劳。而且，这些东西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，对一个孩子说来，那收入也还是可观的。我惶恐得无法接受。他急了：

“叔叔，你跑了几千里路来我们海南，也不会舍不得那几个钱买海花的，反到海边寻找，还不是想探索大海的奥妙？回去告诉你家的孩子：海底的活珊瑚多漂亮，多美！它就是生长在祖国南端海南岛的大海中。你要是为了别的，我才不会一早就来等你，陪你……”

是的，我还要告诉孩子：南海边还有心灵象珊瑚一样美的、勇敢的大海猎手！

“你到现在还未自我介绍呀！”我问了他几次名字，每次他都只送我一个调皮的微笑，随即就用诱人的有关大海的话题岔开。

“忙什么？我还要送你一样礼物呢！”

话未落音，他已跑向一块海浪扑打的礁石——你看，他又运用起新的战术了——我只能跟了过去，只见他运足气力，掀开了礁石——

躺着两颗大大的，闪着厚实秀美釉彩花纹的贝壳！

“算你运气好！是虎纹贝。”

“贝壳该到沙滩上去拣呀……”



“那是死的！被海浪冲打上沙滩，光彩全磨完了，不好看。这是活的！你回到招待所，把它埋在沙土里。等你走时挖出来，蚂蚁就帮你把它的肉掏空了。它就永远披着大海给它镀上的鲜艳色彩！”

我正在惊叹大海的奇妙，欣赏手里的贝壳时，他却提着铁筒，拿着撬棍走了。我连忙去追，他却放开脚丫跑了起来：

“叔叔，再见！欢迎再来我们海南！”

“喂！你还未告诉我名字！”

他回过头来，扬了扬小铁筒：

“海树！”

海树？海树不就是南海花、珊瑚、海石花吗？啊，乌金般的海树！

多好听的名字！

1983年早春于海南岛



孤岛猿影

离开了海南岛儋县中和镇，冷雨灰雾中的苏东坡流放地显得
格外冷落——当时，这位大诗人被戴了“托诗词以肆诬诋”朝廷的
帽子，但人民却因他唱出了自己的心声，创造了众多的美的形象，
在他的旧居修筑了东坡书院、东坡祠……立碑建亭，以作纪念。
这也是美好的情操。然而，我们兴致勃勃赶去后，袒露在眼前的
只是一片断墙残壁。连郭沫若同志六一年来此所题的诗碑，也身
首异处横倒在地。这成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遗迹——一路上，谁
也说不出一句话，只有牛车拖腔拉调的吱哑声，诉说着昔日的幽
怨……

车到帮溪坡鹿保护区时，我已不愿下车了。因为那里极珍贵、
只有海南岛才有的美丽的坡鹿，已在一两年前被强行猎杀殆尽，
连保护区的人也被打伤。破坏得名存实亡。而这起严重的事件至
今尚未处理……

刚看见昌江正在开采的矿山，雨止了，云散了。眼前耀起灿烂的阳光，肥绿的香蕉，高高的槟榔。大家神情一振，才注意到车窗外的热带风光，似乎才想起我们是去霸王岭遮天蔽日的森林中，拜访人类的近亲——长臂猿。

动物学家已揭示了灵长目三大类与人类的亲缘关系：猩猩最近，猿次之，猴第三。我国虽然发现过猩猩的化石，但早已灭绝，现存只有猿类中最小的一种长臂猿。海南岛的黑冠长臂猿为指名亚种，云南尚有白眉、白颊、白掌。黑冠长臂猿，在林业部保护司的“红皮书”中，属“濒危”的物种。考虑到海岛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长臂猿在科学上的意义，终于于八〇年在霸王岭林区建立了保护区。用一位同志的话说，“总算从文件上落实了政策”。

车过昌江拐向霸王岭后，飞扬的尘土和光秃的山岭，又使大家心里愈来愈不安了，因为这里原来都该是茂密的热带森林。长臂猿只生活在热带森林中，失去了热带森林，阳光、空气、土壤对它的生存就失去了意义。直到林业局的同志说：保护区还在二十多公里外的森林中，我们才稍稍松了口气。但转而一想又不尽然：据说五十年代，林业局所在地就能听到长臂猿的呼喊，可是这里的森林被砍伐了，它们已被撵到深山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就赶往保护区，急切地盼望着和它见面……

一进入森林，炽热的太阳失去了威力，湿润的空气扑面，使人感到全身都舒畅起来。霸王岭在西海岸边。西海岸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干燥，即使在北方已是隆冬的一月份，那燥热也还是令人不舒服的。寄生在大树上的兰花，散溢出阵阵的馨香，艳丽的花朵在空中如鸟展翅，那景象浓郁得如同油画。特有的灰白色树干粗壮、雄健；三四十米高的红桐，陆均松、小叶胭脂……顶天立地；而那些木本的藤科植物，却牵背搭肩地在它们身上缠来绕去。